

黔南類編卷之四

書類

寄蔡念所侍御



道駕還朝嗣後無緣奉領德音豈勝瞻佇門下按蒞  
貴陽老成持重而風采肅然近時罕有即往來驛郵  
者前此多不免雷煖獨而畏高明門下正氣直節不  
畏疆禦而獨於卑官下吏憐念備至此人情所甚難  
在門下安而行之無所顧慮也倉官馮英得蒙大惠  
何啻百朋善聞此感念終日善自有知識以來每見  
史冊所載披裘公宰相李戾刺史吳隱之李及之爲

人近讀唐書又見杜黃裳盧懷慎二公清望誠爲古  
今間出遂以書之屏間又令雲南守董君刻石將以  
貽之同志夫士君子談王說霸辯析毫釐至於取予  
一節把握不定終身泪沒無由出頭若有志尚友古  
人者將此置之座隅如師保在前自生嚴憚脚根立  
定誠是卓越門下動履不愧昔賢善食片偶得不取  
自秘敬具四幅奉塵台覽

寄南京江陽泉

仲春奉違倏焉冬季矣有懷明德豈勝瞻戀善爲憑  
限所迫於五月二十五日自杭發足至又六月二十

二日至滇征途萬里冒暑馳驅頗是勞苦然再遊舊  
治延見士民數百里內諸生次第集此亦生平壯  
遊也清曹多暇自蒞任以來所平反者幾何我公守  
法持正所不待言而惟良折獄與夫哀矜勿喜之言  
幸加體念古訓所云欽哉欽哉唯刑之恤哉竊以爲  
斷獄者之本領也願我公同舍弟相與講明則好生  
之心將不必求之古人而自有沛然莫能禦者矣

寄熊北潭中丞

奉違尊教倏已二年自去年五月離家閏六月至此  
懷念台範欲通問候惜無便鴻徒增未歎在此每與

東翁陳說高誼夫昔者幸列班行得聞道論中心嚮慕口不能言乃今瞻望五羊如在天上地方多事須伏出羣之才善比年在粵時諸士夫已有此望今幸仗鉞登壇人心咸屬凡此草竊可以計日削平但不知邇來錢糧足用否衆將而下足勝指麾否安危重寄殊切懸念翁今位望日隆瞻仰者衆相度更望優容德音願加慎密此葑菲素欲上聞而有道之所不逆者唯尊慈炤存

寄曹荔溪

恭喜正人登進善類有光善遠處邊徼豈勝欣慶門

下入京之期不識在何月榮授諒是諫垣此願扶枯正人保護元氣國家或有緩急庶得實用今在朝大小臣工耳目易周人品難識况布列諸省者密邇撫按猶未易知則兩衙門非是通神何以察識然則緩急用人將何推舉大察拾遺徒取風聞是以舉措不當於人心豪傑終歸於解體此非國家之福也門下志在濟時於此更宜注念凡司府州縣正官以事至京察其人品正人才識高明者令其將原籍見任士夫及今任地方官員并今任地方鄉官據所知賢不肖開錄類註於冊以后凡有舉措一覽備知更加參

東翁陳說高誼夫昔者幸列班行得聞道論中心嚮慕口不能言乃今瞻望五羊如在天上地方多事須伏出羣之才善比年在粵時諸士夫已有此望今幸仗鉞登壇人心咸屬凡此草竊可以計日削平但不知邇來錢糧足用否叅將而下足勝指麾否安危重寄殊切懸念翁今位望日隆瞻仰者衆相度更望優容德音願加慎密此葑菲素欲上聞而有道之所不逆者唯尊慈炤存

寄曹荔溪

恭喜正人登進善類有光善遠處邊徼豈勝欣慶門

下入京之期不識在何月榮授諒是諫垣此願扶植正人保護元氣國家或有緩急庶得實用今在朝大小臣工耳目易周人品難識况布列諸省考密邇撫設猶未易知則兩衙門非是通神何以察識然則緩急用人將何推舉大察拾遺徒取風聞是以舉措不當於人心豪傑終歸於解體此非國家之福也門下志在濟時於此更宜注念凡司府州縣正官以事至京察具人品正人才識高明者令其將原籍見任士夫及今任地方官員并今任地方鄉官據所知賢不肖開錄類註於冊以后凡有舉措一覽備知更加參

互考訂明若觀火較之臨時採訪捕風捉影者萬不  
侔矣此以人事君之首務况爲

天子耳目之臣則知人安民莫有大於此也唯門下  
留意董循菴在此三年任勞任怨建豎極多獨不利  
於強禦耳今年大祭之后推陪憲副四次而竟陞都  
運不得其故此所謂正人而當扶植者也謹以此告

寄呂沃洲司馬

善父慕令德無緣侍教每自懷仰昨再至滇中幸地  
方底寧民夷安堵較之十年前動勦之勢迥然不同  
及會士夫則曰此次翁平定之功也退而詢之僚友

則曰此沃翁之所遺也每聞且吾翁嘗曰幸承餘澤  
所藉以寡過者寔多而左使鄔東泉則心服大雅以  
爲當今縉紳罕有其比夫以翁立功滇南如此七惟  
滇南之人能言之昔年侍教諸君子能言之舍此則  
不之知也又况么麼瑣尾又從而變亂是非使翁大  
美不彰誠可痛憤昨不自揣以所聞於上天及東泉  
者具一揭投諸當道但鈍拙之人平日識人不多唯  
盡此心焉耳此中新立二碑皆繫地方大計其高明  
砥碑則善代見吾翁作者見我翁雖去滇而遺教遺  
澤固百世猶在也大拜有期何日摠衣左右臨楮無

任倦七

寄常德守樊松坪

善未至常武敏仰德風獲接道顏殊愜素望敬聞高  
 論感歎再三方今坐黃堂而擁虛位者何可勝數而  
 公憂深民瘼諸所疾苦皆切於身屬縣有所陳乞躬  
 為經畫此誠視國如家者矣不唯一郡元元各縣令  
 長有所倚庇而敝鄉馮南台居此藉以寡過者多矣  
 昨至滇中聞鳳竹徐公憫雲南刑獄中有病疫者檢  
 得一方用以全活者其衆而因刊布播之國人善居  
 家時嘗念杭州府仁錢二縣每遇四五月獄中疫氣

盛行死無虛日官因事冗不暇究心嘗勸之召保羈  
 候則死者已無救矣竊意為民牧者若肯視民如子  
 則當刻此以全活元七而尤當加意獄囚以延垂死  
 之命今奉上一紙可刻之以發鬻縣及達之楚中之  
 為郡者苟有仁人君子則一年之間豈止全活數十  
 百人吾輩宦輒所至嘗以此播告有司亦保安黎庶  
 之大端也高明以為何如

寄陳見吾工侍

昔沐尊教每日如坐春風自道駕起行忠益堂花鳥  
 皆無顏色由是知大君子過化之區其鼓舞群動如

此吏承自江陵來辱遠念葑菲三錫華劄再拜啓封  
如親覩光儀面承德教感荷之私難以言盡善奉職  
無狀極荷甄陶居常感戢圖報無地昨承薦拔益切  
冰兢唯有卒業教言仰副明德而已斗筭之人濫叨  
風紀壞亂國經嘗以爲天網不漏豈容瑣尾橫行域  
中昨觀十月二十八日之報始知小人爲不善者終  
莫能逃爲鬼爲蜮至是始有定論耳吁小人而無忌  
憚孰知廉耻耶如呂沃洲翁及我翁誰去滇日遠然  
高名千古重如山真霄壤殊南矣我翁聞此當一大  
快此士類莫不解頰而此奉聞見同道之慶不盡欲

言

寄祁蒙泉大叅

善與公同鄉久仰令名無由侍教豈勝懷歎每遇游  
內士夫曾與公同寅者皆稱玉質金相粹然可仰緬  
思大雅我勞如何追隨左右不識何日風便謹此馳  
候善昨至辰溪路經寺前舖小龍門舖道途險惡人  
馬困憊望車從徃彼一行擇其極難著足者少加修  
治此自世不磨之澤也淘飯舖昔年未砌之時每遇  
下雨人馬上下泥淖中幸游讓溪萬履菴二公先后  
經畫今成坦途望晉神於此以紹前人耿光何如

寄殷石汀中丞

差官來得接手教無任慰浣與翁濶別三年常切懷  
念惜無便羽莫能自通昔者劔江奉投久不見報或  
恐魚沉馬杳徒負此心昨接教言具悉雅意翁弘才  
遠略自是戡定禍亂之具然今日遺大投艱不知作  
用如何自昔名賢開府兩廣者多不輕動而今以一  
二人創議卽欲圖此難成之功竊恐善後之難也且  
內帑之發滇南之借一之已甚人情不堪出納之間  
不止難色饋餉不繼何以役人開口告人決是難事  
翁須早見而預圖之也昔陽明先生不殺盧蘇王受  
容其投順而不謂之示弱故自嘉靖七年以來思田  
獲數十年之安不知今日事機與昔何如集衆思廣  
定益此古人所以令名無窮也唯高明留意

答凌雙橋郡伯

去冬十二月南京齋錄人回得見浙錄知二難聯登  
誠是德門嘉慶欣羨欣羨今春不獲登選在俗眼或  
爲嗤嗟自善觀之上天所以眷祐德門者誠不可測  
且夫在浙旣已取魁奪解上苑觀花攀取一枝此亦  
易事然竟不就也此中天浩非人所知二魁聚於一  
門世固希覩又况二難實爲奇逢且少年血氣未定



極難持滿今俱不第而歸豹隱三年涵養德器消磨  
銳氣候老成知事方爲世用此如樹上之菓行其熟  
而取之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是更德門之福也  
孫正峰庚戌不利善曾以此賀季泉今更爲老弟賀  
昔杜牧之兄弟同登偶與知舊數人過僧寺訪一老  
僧老僧各詢姓名次及牧之兄弟同行者譽其聯名  
高捷老僧閉目曰不知也牧之乃作詩曰家住城南  
杜曲傍兩枝僊桂一齋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  
門意味長恐二難疏氣太盛願以此詩奉傲

寄龔春所憲

善雖見翁之晚而一時契合如平生潯陽夜坐種  
匕高論實獲我心至夫積功系仁之論恤貧振乏之  
方尊鬼敬神之微言裕後光先之善道不才屏居以  
來力行數者以培善根得聞同心之言真有如蘭之  
契然則翁之教我也至矣竊惟夫今之披儒衣冠者  
厚積金帛以貽子孫然人惡其盈鬼憫其室多有不  
一再傳而不保其先業者我翁高論行於一鄉不唯  
老幼廢疾者有所終而貧窮孤苦者有所恃以爲命  
其富厚者亦將引匕繩匕而受社於不窮此哉成輔  
相之一端也敬服敬服二位賢郎下筆清順此是遠

到之器若使工夫精熟決可高第其作文之法已批  
具各篇中賢郎資性敏悟觀此自可以發其聰明也

寄騰越州守沈祖學

前投須知吏回曾附批教言昨見鄒鶴山公裁省騰  
衝文冊方知此地軍民受困如此執事職司民牧父  
母此邦須仰體上心勤恤民隱節廉自愛比上夷所  
產不相染著如此則軍民自然畏愛上司莫不欽崇  
不知執事蒞任以來曾念及此否此後望慎自愛重  
况邇來諸司稽考頗密且新院素稱嚴明名節所關  
不爲細故黃貞元有異才而分心多技以致理路未  
透疵雜爲文屢科不第皆緣於此前者論其策場病  
痛要之初場七篇尤爲緊要也吳震資性雅馴不才  
極愛其人况原係姚江五月間吳惠州過杭曾備言  
之執事能造就二生使得發身科甲亦賢守之芳軌  
也二生不及書幸以此示知

寄張敬齋憲副

自公行後兩投教言皆露肝膈非尋常簡牘敘寒暄  
者鄙人朴直無文得蒙賢者不見罪幸矣迺今心誠  
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則無亦有郢書燕石之誤耶  
竊意公少年高科蜚聲青瑣其所交天下賢豪長者

陽秋人物明若觀火顧善亦在與進之列自今不獨慶幸且更切自勉以副所知也別後屢聞月泉言公德器粹然比前殊別或者前此尚有英氣故月泉感今昔之異同而爲是歎羨之言歟然則公蟬蛻龍變固自有道進德脩業知己所歎展矣今之賢大夫也而猶不自滿足歆然若無則日進寧有量耶敬服敬服鳳竹公行此中失一良友風便謹此伸候

寄潮州守候星湖

善備員粵臺不得與公久處及難任之后寇戎搶攘恒以嶺東赤子爲念也公有專城之寄日懷不測之

憂殊爲知己深念比聞曾賦就擒海上殪此大盜瘡痍始得蘇息我公從此平定安集徂徠携貳團練壯勇以懾服奸宄而保固地方固知權衡素定處置得宜今可爲潮陽屹然長城矣欣慰欣慰此邦地太物衆自昔號稱難治非民之難也紛華奢靡易以溺人苟脚根站立不定即爾沒溺終難出頭要之儒生福分有限名利不能兩全公壯年遠志將以古人自期而善何敢以世俗庸鄙之言上瀆要之取舍之間爝然不污非有烈丈夫心腸者不能善欲公爲潮良父女又欲公爲烈丈夫則固不敢有所忌諱也孟子有

云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潮民連年之困於盜賊也如久病內傷之人僅存皮骨公盡心調護則一脈生意即可挽回人心翕然如被甘雨此上天生人之意而公力能爲此此是代天理物事業上帝臨汝自然降祥反側之民亦有良心豈不畏服虞詡之治朝歌龍遂之治渤海恐無異術蓋其又安地方之心上與天通故盜賊亦革面革心翕然風靡皆二公非誠心爲民自己心上洗滌不淨則在我寇盜不能除却而何以禦四境之盜賊也哉公才名不讓於今人力量可追於古人潮民望解倒懸之日而施之以雨露之恩則朝歌渤海之微稱將復見於今日矣書不盡言統唯心諒

寄孫前峰司成

前承差行有一啓奉達諒已入覽逆耳之言固知人所不樂聞然善言之前峰聽之雖諍友之誼亦所宜然况親而尊如不才者誠不容已於言前峰亦宜不逆予言爲是也邇來太夫人諒是納福令弟在渭縣聲實何如聞官生令弟大分極尚眼界極濶積善之家固應有此才子弟然繼賢父兄之后願令弟爲賢子弟不願爲才子弟也假如卽登科第而器局如是

黟南齋集卷四  
十一  
古人所謂三不幸者已蹈之矣此豈家門之慶哉乘  
閒宜與太夫人言之厚同氣成令器紹前脩不冗默  
默而已也

寄南璧賴副郎

南浦奉違倏焉三載自入東粵便羽頗艱又來滇南  
真是窮徼無由問候徒爾心勞門下相念想同之也  
部中如袁平州者昨於九江一會知其玉潔冰瑩表  
表不凡如程鹿川者耳貧苦節昨乍守制衣食不給  
今世士夫如二公者誠出乎共類人倫冠冕也門下  
根器頗厚而端人正士如二公者又朝夕知所法程  
其爲麗澤之益大矣

寄縉雲樊斗山侍御

翁平生居官大節久爲士人推重而按蒞八閩至使  
尊官顯人凜凜然奉教承令唯謹其風度蓋數十年  
所僅見也大才不偶於時豈惟今時爲然獨恨翁負  
此奇抱而不能爲

國家樹勛立名此同志所爲發憤而興歎也昨羅麒  
山至此每言臺中故事咨嗟發歎者久之夫立朝則  
獨持風紀行部則按轡澄清二公之於名高則是矣  
其如有容焉何人哉昨觀麒山意氣又覺與廣中不

同彼亦自悟其四十九年之非也君子脩身慎行其所見日進如此林居靜養則所得更深邃矣嗟乎使當道諸公為

國求材寧忍使騏驥伏櫪哲人在澗哉相去遠甚無繇知門下興居因丁巡檢行附此奉候臨楮不勝倦

寄楊蓉江主政

昨承昌胡主政至京曾具小啓諒已入覽西曹夙稱清暇自昔賢人君子多講業其中為名臣而樹大業者不可勝紀我公稟性溫粹游心高明東莞行后士民有愷悌之恩藩臬留清謹之譽即所樹立已足以擅名東粵傳之無窮矣而入得與西曹諸賢洗滌琢磨儲養德器異日發揮事業為增名臣則知上蒼所以保佑令德者其端固在此也恐彼玉璫黃流在中每誦此詩常為有道者三歎貴同年何靜谷公至京曾有小書新刻奉寄并勞轉致一書於譚次川公不知達否今有敝司都吏給由赴部言念大雅有懷不忘謹此附候

寄謝朱約所憲副

此月初九日差官來辱惠書感荷盛愛言謝不盡善告家時久仰令名無緣侍教徒切耿耿自入滇中聞

諸公心服大雅以爲瀾滄一道地大物衆非有鉅材  
難以治理初十日謁撫臺出所論干鳳朝揭帖諸公  
讀之辭義嚴正斷案甚明所以壓服小人之心者數  
言盡之矣莫不敬服趙應期稔惡已久今自取覆滅  
天網不漏如此此亦可以爲小人積惡之戒矣誅姦  
邪於既往雖死尤不宜草草也會而有期不盡欲言

寄臨安錢太守

差吏來獲奉手教併冊開昔年作養諸賢姓名一披  
閱問各升沉隱顯皎然在目細觀進學諸生復自思  
曰是彬彬者夫非予拔之儔人之中簪花曳彩以進

於泮宮而獲拜先師之庭者乎今在首列者旣以食  
廩補增復有叨列鄉書者而以后諸生別不才七年  
於茲矣尚爾碌碌無聞則自今以后不識有奮然向  
學能脫穎而出以赴功名之會否如其不然則淹淹  
黷序滯身泥塗傷父母教育之心負不才進拔之意  
亦可惜也府君幸有賢者故願振厲而作新之所得  
數人輩出庶諸生荷造就之恩門下有成人之蹟亦  
不負今日良會也生員劉紹昔年觀所爲文決其成  
立而今未見上進昨詢來見生員云此生今在憂中  
篤志向學而家貧如洗此望扶植以成其材石屏揚

滋昔年校藝實學不如許君而爲文俊雅此生若經  
造就決可與選者望留意

復鄒鶴山憲副

差官來得奉手教又領修路銀兩深仰高誼公羣多  
士於書院督教之大惠也細讀條約不唯有以精諸  
生之藝業實能檢束其身心不唯約弟子於章程又  
進師儒於軌物以大則器識欲其不羣以細則字學  
欲其不苟可謂細大不遺成人有道者矣學道每二  
年行部畢業則行矣豈如緝彘明師搢衣侍教陶鎔  
鼓鑄各成其材嗟乎良會不易諸生苟少有知嘗思

此日不再得可也昔年至此考較育戈一龍者以童  
年首取入學期其大成今倅中舉矣此生年青質美  
望收入彀中玉成其材此尤可以造就者也騰越生  
員黃元貞有奇才而不知作舉業以故久困場屋然  
近來則又踈野甚矣昨已有書切責之翁召至館下  
大加斧削使入準繩不勝大願

寄常德太守樊松坪

尹經歷來辱惠書蕪承佳貺誠所謂報之以瓊瑤也  
感刻感刻善已巳年自粵中回過吉安得會周鶴臯  
過南昌會鄧後江至衢州會湯鳳盤比至常德又領



教門下四公皆一時仁賢也故雖一時傾蓋而寔中  
心慕之如湯鳳麓又門下同鄉也欣羨欣羨近日滇  
憲使徐鳳竹公刻太上感應篇此書勸善止邪使人  
易曉特奉上一帙望捐俸鉅梓播之羣黎使閭里鄉  
黨家傳人誦其於人心風俗非小補也治疫一方則  
今臬中曾治病囚見效者也門下不知曾印行各屬  
否救度死亡誠大惠也能鄴二門生行附此奉謝不  
備

寄楊震厓大參

昔年居家時辱雅愛倦七附於知己之末自慚寡陋  
何足以辱大賢之知而屢過華門延訪忘倦自非道  
義之愛深信不疑何以及此家兄陳道猥辱進拔此  
尤刻骨之感元年九月殷秋滇類考已蒙選貢今在  
明秋可授官矣思慕盛德常念古人沒世而不忘者  
非爲虛語善今年五月在家發足又六月二十一日  
至滇每會鳳竹公常陟德美而鳳老誤蒙過愛驩然  
相得不殊我公夫二公皆吳中大賢也不才幸接下  
風而又得講同道之好生平知遇可謂大奇不識何  
日得隨杖履遂此仰瞻也南洋公行附此奉候無任  
倦七

寄袁平洲正郎

九江奉遣倏焉三載自入五羊碌乚共事自朝至暮  
曾無餘隙可以操弧染翰問訊故人比至滇雲忽焉  
一載北望

帝里如在天上卓卓大雅心誠服之而未通咫尺之  
書恒以爲歉也旌節還京貧夫僨事衣冠之辱前此  
未聞今年正月其人已入鬼錄矣緬唯冥行不顧夫  
亦神志俱忘其行死走骨固不待至今年而其人已  
死矣此甚可哀也同部如程鹿川公者其廉潔可厲  
冰霜如趙陽溪公其古學凌越時俗此善風所敬憚  
者也同德相聚遘於一時誠不容易前年於洪都會  
會賴南壁青年雅馴儼然赤子之心也三君子朝夕  
聚首如此君者引爲同志似可以聞同心之言篤久  
要之盟者高明以爲如何

寄常州郭太守

吾弟屈抑數年廻翔州縣又歷郎署始拜今官人皆  
嘆其數奇不知吾弟意趣何如也若使爲御史數年  
荐肯京秩或擢臬臺榮則榮矣全無受用吾弟自視  
今日精神意氣收體民情較之昔年爲御史又何如  
也以此知盈虛消息自有天定福善禍盈其理至微

君子惟修身以俟之而已即今兄弟二人金帶輝煌  
纍纍印組先翁遺澤福庇不窮二難兢爽有光前德  
益信乎積善之家餘慶未艾也常州鉅郡平治為難  
以嚴致平恐不堪以柔致理又不振惟繁然不染用  
法嚴而使人不敢犯又内存忠厚而不至於盡法焉  
或庶幾矣數年前作郡有聲者蘄水朱希桂也此公  
自愛如處女而儼然澄潔接人處事又極周詳至於  
執法甚堅雖豪貴人無所移也故聲稱赫然吾弟惟  
詢咨湊老舊政持循之耳予言固不能悉也寄去太  
上座雁篇一帙可刻此以勸諭父老子弟其教易行

其功德無量北行在即百凡舉動更須慎重

奉周受菴中丞

善夙承大教更辱心知或燕居深念或知己論思每  
在高賢嘗以為楷嗣後閱歷世途趨承督府中間材  
質既異局量自殊燭照鑑觀難隱毫髮如翁脩然大  
雅不染埃塵淵然深藏溫粹如玉彼時固已深異之  
矣然不知其學之有本也邇來涉獵內典稍悟性天  
斗筭之智覺有進益又讀翁指要之書然後知人賢  
心同太虛見超物表昔之所以酬酢世故固有道者  
之應迹而非下根之所能知也問候又踈罪過莫贖

彭楚雄李寧州來兩接教言如奉面命詢知道履康裕益切慰浣追思嘉靖戊午以至於今僅十有四年耳棋局屢更滄桑多變而翁高卧山中了達性命下視沉淪苦海時出時沒此誠可爲大戚指要之刻毋亦覺悟迷人使其反照老婆心切亦古尊宿之引領後學者耶善在此已得中峯大慧二錄而無際者不可得便中望一賜教二位賢郎少年邃養此尤奇特但著書立言非有道者不能而禪宗奧妙恐未容易註釋不才通家愛厚之意但願二難誦習獨立聖門無一字只輸顏子得心齋之句古人有云若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猶以爲病恐令郎尚不免務外好名之累也翁刊布此書欲使吾徒不致汨沒而令郎饒舌恐增好事者一番論議如何如何風便謹致景仰之私不盡

寄臨安任太守

嵎峨丞賀朝用者向欲與門下一言比作東時因他務分心常爾遺佚去夏四月賀丞挈其妻子至省欲辭歸故廬左方伯東泉公素知其賢止之善詢其故云夙見知兵憲朱約所公偶論事不合約所屬聲咤之質乃起拜曰烈士雖臨壯心不改士可殺不可辱

朝用敢辭自此不復爲公門下吏矣朱固止賀固辭之遣人送之馬牌不受與妻孥跨蹇馱至省然其窮可掬也東泉公移文朱約所議賀承應否去留約所公盛稱賀廉幹有志任勞任怨忘身忘家卑官翹楚也不冗允其去然賀承發憤東楮不能挽之西又貧無以給朝夕善與徐鳳竹朱潘桂公亟問亟餽薪米始延其家口之命偶宜良尹以賊去衆以賀若苦節不愛錢堪畧巖邑白於兩院使符署焉蓋賀君之行已如此其所以受善之知非有介紹先容縉紳汲引也相見一言之間知其卓立如此此輩在世途中如鳥中孤鳳當另作一種人物驟哉賢者因之以生氣不肖者觀感以起懦如以尋常苟面牢籠之似不足以及知人得士也門下高才遂抱臺省可以坐致望另具隻眼放開曾懷優容此類斯亦大雅高致若夫求奔走蒲伏小官則目前皆是豈少一賀承哉

與臨安何別駕

昨所條陳具見經濟兩院觀此當爲改容鄙人謬與之意已見批詳中矣吾輩祿食茲土爲民興利除害如恐不及此居官長民之道也范子不足言矣若庸七碌七守俸過日非所謂尸位素餐者故執事居此

二年惜以侃直不能取容上司鄙人又相知也晚不能早爲薦拔及今穎脫亦未云晚凡事更須老成持重精密沉著此展也大成君子之道也惟高賢留意嵒岷丞賀朝用甘貧苦節不愛一錢此貢途中傑出者惟其不愛一錢故不能一毫少挫於人苟取其長而畧其短似宜進之同志之列以風表庶僚若以轅下駒待之似非所以論人於牝牡驪黃之外也近有一啓與任府君專論此事至府日幸一觀之見鄙人獎進賀丞爲人才爲地方元元也如何如何

寄霍二梧年兄

趙百戶來辱賜書問深荷雅意我兄賁於丘園同年兄弟叨冒於此惟以束帛箋箋爲敬非敢涼涼緣衙門嚴肅如秋宦况清徹如水閒心寂靜如稿木雖敬兄在念而備禮寔難我兄不以世情俗套相期而教語憐七恒出青雲之上所以自處處人者抑何其有禮也敬服敬服嘗讀大學謂仁人能好人能惡人說者謂禁伏兇人保安善人做秀才時口中講說甚易至親犯手做寔難彼哉年力壯盛豈意有此即有致政公文姑試之爾若使少有推避不行擔當使其復張凶焰則未昌軍民被虐而死被害而傾家者皆我

殺之傾之也幽有鬼神何以自道弟爲此舉免於鬼神之譴幸矣所云永昌之民感念云云則非弟所知也

寄瀘州吳太守

重循菴來承惠書重勞存念知感七七每有蜀人來  
滿詢動止知譽聞章著無任欣慰古人云孝子愛日  
善以爲良吏亦愛日士君子平日高談抵掌苟得效  
用則濟人利物皆願爲之惟爲民父母則濟人利物  
可以即時見效然又不能歷年多施澤於民父也比  
又三年則部檄隨至矣故良吏居官一日則爲民服

勞一日蓋此心惟恐其不盡而又恐其如有不及也  
此其愛日之誠真如孝子之愛父母夫豈有形骸尔  
我之間哉故推親親之愛以大無我之公此之謂錫  
類也目前士夫知爲能吏不知爲良吏竊以爲不熟  
西銘則良吏事業恐無入頭處也執事高材明智於  
立談之頃即如保赤子意念勃不可遏由是培壅灌  
漑固知日新月盛而仁政所被必收政通人和之效  
矣今反身自考其愛人之心何如百姓之被澤者何  
如三年屆期部檄隨至雖欲澤加於民爲良父母不  
可得矣願執事努力自愛毋負知己

奉林聯峯憲副

奉違門下倏逾二十九年矣問候久踈罪過莫贖思昔初入仕途一事未識辱翁倦匕教導恩同父師奉以周旋幸免過謫即今歷世雖遠然德容存於心教言在於耳耿耿猶昔也每會貴縣人士數問起居知山林日長道體康豫無任慰悅祇因一時冗奪不克具書門生故吏之於先生長者未有踈濶若此其甚者也獨不敢忘不敢負惟自信此心而已因石憲僉行附此奉候杖履善無任倦匕之至

寄蔣龍池少府

南康奉違倏已二載無由脩候每切懷念善去夏又六月二十一日至此曾過新宅借詢起居近接來翰又辱書疏豸補之惠知爲當途諸公獎薦慰甚慰甚大抵吾輩今日居官不必銜竒譁眾汲汲求人之知唯勤於職業乃所以求知也余太府平生不曾識面鄉論甚重其人夫以聰明才辨論之恐不及龍池遠甚然人心所屬不歸此而與彼者何也彼豈求汲汲之名哉語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可以默會矣同鄉賢者天涯萬里聚首於斯於分爲堂尊論情爲長兄也不知能敬之爲堂尊親之以長兄否夫謂之能



敬非綢繆於儀節之間乃居后而不先之謂也謂之能親非文飾於言語之末乃退讓以明禮之謂也若於此毫髮不盡則雖蒙當塗諸公崇褒極獎律以君子處已處人之道方將愧悔之不暇而敢自以爲得哉聞余太守長者其待龍池必能以禮而龍池聰明特達其事余公必知以禮而鄙人私憂過計或恐龍池不免以賢知而先人終爲余公之所容則願龍池之善補過以贖前愆也龍池苟不逆予言勇於從諫則以此書質於余公而歡然如兄弟之愛焉則善愧倦忠告之言固不愧於古人朋友之交而龍池自今以往庶幾可以無大過而日近於君子之域矣自警編一書幸覓一部朝夕讀之可也

與董太守

吳琰事雖聞口說不得其詳今日見招方知顛末前聞見教以琰爲薄於兄弟心切疑之今反復招情似宦體悉善所以不敢而從而云云然者非好勞也言不詳不足以誅死者之心而明生者之罪故爾門下從容詳覽則知善之非過也門下爲民父母凡戶婚田土皆賴質成若存心耐性爲之處分中間細微曲折俱有至理此極精微而不可以爲俗務視之也善

在此與門下相處之日不長有可以商量者若顧忌形跡朦朧了事不惟有負此心而一人一物失所皆我之罪也此心或門下能諒之而門下虛己從善諒不係吝也即如普志李輝春二人門下因信原招擬以搶奪刺字善觀原招與律不合也不敢署判今東翁向審董九功原不曾告普志即李輝春聚眾趕打竊取馬巴之情全無也今九功該招認擬徒耳夫刺字擬徒下死一等也門下於此今后切宜詳慎苟一失入致死非所則此牛罪孽恐不可逃於神明善近日觀勸善書報應之迹而日兢兢也唯門下留念無

辜此不才之所為助者

示昆陽張州守

別后渴欲得數言以慰相望之意此猶良醫識病者之膏肓而投之以對證之藥病者服藥后覺有徵驗即須一報良醫則良醫之心始安也予所望於賢守者何以異此吾輩今日要作好人不徒在口邊說過耳邊聽過須在日用事為從實做去則工夫方是切實中庸所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此不是懸空想像之知只是日用事為之間此心精明無少昏蔽翁聚發散皆由是出故將微顯遠近風自機括

一握在手則其內外彼此遠近之間夫豈有一念之  
虛假一事之乖謬而一人之不得其所者哉賢守一  
日之內居上使下接人待物料理事務剖判獄情何  
者爲微何處爲自若何爲近終日應酬卒歸茫昧而  
况乘之以客氣此如旣昏之鏡其明已晦而更蔽之  
塵土其所見寧有幾耶前語諄諄已見肺肝賢守聰  
明即知悔悟邇知近日昆陽人士咸仰德容微顯風  
自遠近之幾捷於形影自今無時無處將牲偏難克  
處克將去如磨鏡者先從塵埃堆積處磨洗然後以  
漸而去其昏翳焉久之垢盡明生以斯照物何物不  
照哉學無速化心貴勿忘旣知念頭所起即從此處  
克治別無妙法也不悉

答武定劉太守

早間得奉手教深爲地方慶幸東翁云阿茄阿五未  
除地方後患難弭今幸鄙韶發覺其氣已尊善近觀  
載筆凡忠良爲國之人上帝降康百靈擁護雖奸宄  
百出欲肆其兇邪然妖不勝德終歸亡滅此理所必  
然不能逃也上天欲生全武定一方元元故令我公  
上守此土蒞任以來訏謨遠猷所以計安上宇輯寧  
民夷者此心上合天心真無彼此上下之間也大此

心與天心誠合而天寧有違之者乎天不能違而人能  
有違之者乎所據鄭韶角俸張順戮力同心以銷  
未然之變固由我公平日推心置腹駕馭得宜然其  
中天實爲之固非人之所能知也所云移文禁戢士  
官此亦伐謀上計至於都臺軫念地方密行建昌道  
用以賊攻賊之策滅此禍本方無后憂早聞東翁已  
言於都臺日下諒有指揮矣人旋草草奉復自警編  
四冊奉上一覽

寄唐池嶼同府

七月間令郎來辱惠書感荷高情言謝不盡彼時節

具書奉報正值東西多士源源而來此心懸懸常如  
有矢昨令郎來又承雅惠故人之投我者厚矣鄙人  
何以報之乎感念在中難以言說令郎兩以文字請  
教其請益之心可爲誠切鄙人亦盡心論說以報知  
愛之心但今去會試之期止於一年而令郎用功必  
須奮發只如目前所作恐非萬選萬中青銅錢也夫  
值英妙之年當魁解之望負奇偉之器涉萬里之遙  
而不能挾必勝之策此非計之得也况公日薄西山  
而令郎又青春不再苟非日夜淬厲專精其業何以  
與天下賢傑爭衡於風簷寸晷之日也令郎在此已

曾面言臨楮又復縷縷蓋與翁有深愛故吐露其肺  
肝而不厭其辭之瀆也令郎苟知奮發辛未春蘭省  
有聲則鄙人今日之來今日之言其所以報知已不  
淺不盡倦也

寄沅州俞見虞州守

入滇以來每聞治沅之政想慕其人若不克見士夫  
取道沅州者亟稱執事眷顧旅人體念備至每私論  
曰未有留情過客而不加意子民者也昨秦懷翁至  
此詢及德美云執事守已甚廉愛民如子而文學足  
以飾治且賓至如歸夫傳聞之言得其槩過客之感  
見乎辭乃若懷庭則相知之深况又不輕許可則執  
事可謂當今賢大夫也沅州士民不惟安田里而無  
愁嘆之聲且沐召父之澤而興五袴之頌矣懸知循  
良意念不殊古人行義達道此是實學吾輩所以仰  
答

聖朝者即此謂事君之忠而可無忝所生矣相去甚  
遠末由面談願執事純心篤行安樂愷悌將西山先  
生政經日置座右則仁心仁政更有日新而不可遏  
者俟過沅之日登子奇之堂而攷政焉不備

寄趙苾城少參

別遠左右倏逾一紀矣昔年入此城恒欲登賢者之  
堂伸尺咫之敬聞室中無人不能自遂昨負罪東歸  
陳抑亭公至自蜀道公相念之意至感至感公自川  
中回凡海內知己莫不悼惜亦如生之去滇也又聞  
脩然長往脫羣人間高識遠度尤非淺近可測要之  
士君子流行坎止自有定命以公作縣治行雖如漢  
故事歷刺史晉九卿夫誰不然然道之行也仁和聲  
望冠於兩浙臺省交譽翕然同辭道之廢也則阨於  
西川上下交訾此固命耳在我固無損益也大賢心  
迹彼時即昭明士論莫不興歎今家估數載固不  
逾其高尚之志寧能忘  
朝廷作養之恩乎相去甚遠惜無由一會而敘衷曲  
也王太守行謹此馳候不悉

寄楊肅庵憲副

前承惠教言深荷雅愛初至此中應酬碌碌全無寧  
暇恒欲脩咫尺之書通問於長者之側不能也士人  
自臨安來者詢知勳履迪吉清望鬱然豈勝景仰上  
大夫居家者如翁與岑翁之靜重恬淡誠不易得近  
日談臨安之盛者云文士輩出科不乏人嗟乎此豈  
非地方之慶然必行誼純篤足以表正鄉閭爲法后

學斯足以言盛也若夫翩翩登科駿騁膺止止爲身  
家無所表見者此如螢火電光耳奚其盛如翁與岑  
翁固后學之所法程者而非佞非佞不才素辱過愛  
重遊此邦感謝故人無以爲報謹布其區區之誠匆  
匆不盡

寄李中谿院長

善昔年居此奉職無狀自取過愆我公棄短取長過  
蒙推與深慙菲薄不足以當大賢之雅望也負罪東  
歸自怨自艾以負大賢之明教是懼然南望苾城欲  
通咫尺之書甲契濶之素殊未容易今也天假良緣  
再遊舊治雖未得登門趨侍一領警教幸得嘗聞起  
居卽如從二三大老宴樂於開濟堂中也別后八年  
公於此學日精日進其功德殆不可思議矣善沉淪  
苦海未得出頭公素見愛何以提拔使登道岸近日  
有新刻禪宗諸書可以指迷者白凡見惠此誠至望  
冗中不盡

寄鄧澄菴憲副

別後節承惠賜三書皆拳拳肺腑之愛每一捧受感  
激高義口莫能言而心莫知所爲報也近日承差李  
文燮來辱惠書知爲恩典差人入都併具陳乞之本

此見我公達識當今之時朝內無人曰耳拙守而欲當塗者識拔此亦太癡故不若賁於丘園此亦足以自樂而忘其憂與老矣公試觀海內碌七仕途者果行道乎抑苟祿乎如行道也誠畏天命而悲人窮則今日不遇良可憂也如止爲利祿則年幾耳順後日無多何苦以七尺之軀天涯馳逐風餐水宿爲兒子輩積俸錢也然則我公自耳終老於此誠爲達識但以先人不得恩典念及涕流此真仁人孝子之心但期於必得則又不免拘於世俗之見何也若二親在堂幸承恩典則眼前空華足以娛樂心志今不幸已

歸九原矣縱得恩命死者何知此殆欲以盡生者之私情炫凡人之耳目耳然得之不得信有命在于今將柰之何哉我公言念及此至於泣下此雖仁人孝子之心而非達士之遠見也於此更一看破方是超脫李慰自京中回持有書向因乏便今特奉上去秋九月十二日考官蘇起行曾有試錄十本屯糧書冊二十本奉上不知何以不到善非敢忘之也附復不盡

答武定劉太守

昨接翰教極知良工苦心方今爲地方大計不恤勞



瘁如門下者世寧有幾且工程旣然浩大則工費自是不貲舊議新增雖有此數然舉大工動大眾孰有鉅於遷府築城者乎院司諸公嘗言平反側不寧之地爲久安長治之圖况鼎新創造之初求一勞永逸之績費固宜然且綜核俱實也門下聲實懋著上下信孚伸縮變化無不如意而云且疑且懼此非所以諒人亦非所以自諒也願門下獨行已志毋恐此中事體能知軫念者唯東翁特爲切至雖終日坐經濟堂其意念所到常在獅山左右也至於措處錢糧接濟大工其職任與門下殊而倦七地方之心真無彼

此上下之間此猶蕭何轉漕關中調度已定而錢糧恐不應手又無足慮也東翁必有相達茲不復贅召買沒官田土鳳翁已向兩院備言今諒有以相告此在門下便且行之而已

寄醫劉泚泉

遠教以來倏逾二載仰德之念早暮常懷泚泉以仁者之心行濟人之術于茲有年自入省以來名冠諸醫術行遠邇據今衣食可謂豐足矣兒子輩享之亦不乏矣自今以後望如古良醫存心者以存其心如許叔徵人無高下皆急赴之如劉燼雖勞不倦夫能

濟人疾病善用其心觀於古人未有不昌厥後者也  
 嗚呼目前醫人每日只在幾文錢養家彼烏知濟人  
 之急救人之危善用其心者哉今惟潔泉可以語此  
 望進而上之以心出遺子孫何如今世居官者俱目  
 前醫人也善耻為目前醫人而深悟古良醫之用心  
 與予合故願潔泉之同歸於善也太上感應篇一冊  
 奉覽願潔泉持此常勸化人此大功德也不盡

復麓江袁同知

承示澄心教約五條俱出自肺腑願賢守以此教人  
 即以此自責可也書曰非言之艱行之惟艱吾輩聰

明意見所及有見古人著力處亦有見古人得力處  
 以此教人同歸於善固是萬物一體之心父師達材  
 之教然反之於身在人倫事變上有多少走作處又  
 有許多不盡分處以此見夫子有曰文莫吾猶人而  
 躬行君子則誠以為未之有得此雖老生常談而古  
 今學問其要歸於篤行無他道也高明以為何如

寄太和高雲川

盛使來辱惠瑤篇謬愛之情不啻若自其口出愧感  
 愧感善備員茲土職在親賢凡大有道如門下者既  
 不得恭造左右敬聆德音視古人握髮吐哺之義已

負慙赧若大有道如門下者有大美而不彰茲固守  
土者之責也故因兩院有行略陳德矣以紆平日緇  
衣好賢之義至如令弟所云甄別云云此豈不才所  
敢然意向所在既重于此則風厲至意固有所在而  
令弟一言盡之然則前日所行雖以雅重我翁其於  
人心士習或亦有少補矣承寄履歷備悉高踪昨具  
書時雖不及詳仕止之由然炳焉煥焉者則已略備  
之矣大抵吾輩受乾坤生育荷

朝廷作養之恩明著衣冠幸爲士類其出也須爲羽  
儀其處也能表正鄉里庶爲克肖方不浪生耳門下  
年逾七十名與實稱鄉里所聞遠邇無間此殆有不  
依爵而尊者善也幸叨知己之末復得與觀風者表  
賢者之間附驥尾以見情素此又何幸使者行善以  
公事冗冗稽至二日據案草草不盡欲言

寄周秀才弘倫

善於隆慶三年六月至滇鳳竹徐公以執事考卷適  
送二司諸公誇示蓋以決科可期魁解可必得也善  
獨以爲不然執事所作調高而不協於時格學博而  
或登其天才皆不回頭終迷雲路舉業之學其上品  
者造於精純末品者成於顯淺若令時格俱足以決

利取第此如人家延客者酒食交驩期於醉飽則賓主之情兩相和洽今有故家巨姓器用商彝周鼎味用山海珍錯而庖人烹調者五味異宜雖羅列滿前宿主相看終難厭飫彼三家之市山肴野蔌村脯時沾較之富家所列何止什百然諸客以爲適口也無不飽餐極口稱謝方今人十中式者何以異此牛醫豎子初事佔俾彼亦何嘗涉獵經史然其文思輕清敏捷殊不費辭開口便自可人主司卽爲刮目此其術淺而易於售也執事高才博學耻爲淺小之文殊不知格調古難入俗眼屢困塲屋脫穎何時可惜商彝周鼎山海珍錯不能使人下一嚮也善久欲致書惜無其便上年曾達姚禹門欲其大治鼓鑄候禹翁至日幸以此書奉質不知鄙人之言亦可爲高賢萬一之助否客次草草一吐其平日之所欲言唯高賢虛心聽之

與黃貞元秀才

三日前沈太守具文將吾子稟帖呈來具見相念之意生之不能忘情於子卽子之不能忘情於生也別去七年復得至此往來書問何異而談古人有神交千里者况予與生恩義素洽雖別久會踈而此心無

間真猶旦暮見也生屢舉不第不唯予一人憐之凡  
上司諸公曾聞生名者皆有是心也而鄉人之惜生  
者以爲生好讀古書耻習時義生如應博學宏詞科  
則多讀古書以待舉可也今遵

王制用此先資必湏研究經書精求妙理又之義理  
融會浹洽於中以此發於人文如化工造物窮變極  
態而自然天巧毫髮不渝此做舉業之上乘也若夫  
專讀古書者記問雖多體認無力涉獵誠富心地不  
清于以馳騁后場可稱獨步至於發揮性命猶如補  
風想像模擬終難補奏江浙才子如生受病者強指  
可陳而年幾知命終老場屋吁可畏也唐荆川瞿昆  
湖亦讀古書者生視其七篇何如也願子暫輟古書  
恪遵

王制朝夕遊於州守之門而講舉業之上乘以洗滌  
積習之曾襟則固有洒然自得者以是鳴於二滇不  
有以慰海內先后知己乎予幸得在此進生以藥石  
之言然跡踪不常聚會不定恐不久舍子而去后会  
無期也念之念之

與吳震秀才

此月初一日州太守申文到司得吾弟稟帖三復請

之如侍左右且書辭溫粹莊雅知別來行日脩而學日進章縫如此者誠不易得况產自邊徼耶向知困於目疾又丁內艱皃皃在疚情事可憫命途多舛遭此不辰每一閱罷豈勝心惻大抵人生吉凶禍福信有定命牛醫豎子多獵冠紳而博洽如乾運雅馴如伯亨猶滯青衿未騰雲路此非命耶古詩有云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伯亨今何如哉讀書學道俯身以俟之可也凡人病目者切忌入房而况病久者更須絕慾伯亨茂年值此恐未能割愛卽致淹纏今喪未小祥出居外次不唯敦

行古禮又可涵養性靈予有深愛故爲是肺肝之說也所云觀自警編身心稍有收束此是伯亨大幸處亦是得力處昨至此中言及此編二司諸老素未習見予出此編各各嗟嘆以爲當朝夕師保之也夫諸老年逾五十方接于目而伯亨暨壯已警於心此非幸耶諸生中昔有受此者比于行后則束之高閣矣伯亨獨知服膺此非大得力耶今世欲學爲君子者必須親賢取友以成其德若知崇信是書每一開卷日與大賢爲伍言行政事皆有師法真當師保之也近有一書與乾運勸勉甚至伯亨與乾運言頌敬

聽毋忽

寄新蔡尹方春岩

馬照磨來知吾弟榮任名邑無任欣喜聞此中事簡  
民淳而邑中多賢豪長者可以延譽又聞前此令尹  
俱得為顯官而吾弟以青年美材居此是數者皆仕  
途良遇未易致也殊慰殊慰吾弟自有知以來閱歷  
世故熟矣即今儼然有父母子民之責須留心節愛  
推求古循良政蹟加意施行積日累功無偽無倦如  
此則不求民愛而民自愛之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  
三年考最政通人和廊廟推賢未有不以高第見徵  
者此鄙人期待至意也若區區目前能吏吾弟能為  
之而不願吾弟為此也寄王求川書抄錄一通附覽  
惟大雅垂意

寄卅澳竹少府

今春承惠書寄自楊都事深領厚愛公念鄙人與鄙  
人念公兩心同也善壬戌冬歸家之后聞公同知常  
州私喜密邇故人可以通問久之聞有永平之誣也  
豈勝於邑鄙人妄意求平土丞素多不協必此人為  
仇而傷賢者之不容於小人也居常每為痛惜或會  
川人數問起居此心終不能忘也昨再至滇中風聞

黔南縣志卷四  
三十八  
爲張澤所害近聞見嵩侍御言張澤之害公止緣禮  
節之微遂興曖昧之謗使人聞之不覺怒髮衝冠也  
嗟呼愛人者人恒愛之毀人者人恒毀之天道好還  
廼今張澤始受之矣公令嗣讀書何如后日可發科  
否夫其才可以有爲而困於意外之變必有昌其后  
者故鄙人不能不有望於公之后也揚都事行促而  
司中又冗冗多事不暇細布情款唯天涯故人諒之

答吳青陽州守

善昨仕南每自幸去賓州不遠可以通候然不久即  
聞滇南之擢行時至端州會元洲公論及賓州新政  
誠是粵西白眉然元洲不久又有養病之疏仕途會  
聚真如飄蓬吾青陽所至卓然有立固無藉人之扶  
携亦不資人之先容也邇來蒞政年餘賢守德政不  
唯新人之耳目且信賓民之心志矣此日不再得恐  
不久卽有寵擢則將舍賓民而去吾輩居位一日則  
思盡一日之職一日立於民上則思一日與民分憂  
如此立心則民心自然感格民心旣得則聲實自然  
信孚如此則士民仰望之心不孤賢者立官之責不  
負卓然爲天地間奇男子矣青陽爲實有志或以不  
肖之言爲然也遠道無由通候幸有使羽不敢爲尋



常問訊以虛朋友之情薄劣之言唯垂聽是幸

柬楚雄張二守

東翁有言執事爲政深沉不露而條埋燦然方切願見前月二十日得姚安府所呈建塔公移三復讀之殊慰殊慰此舉肇於楊守歷今八年而始訖工此可見賢者在位不惟興廢舉墜卓有餘力而鼎新創造成此求圖姚安諸士苟能先絳刮磨賢才輩出以應一時山川之盛則執事遺愛足以傳之無窮矣

答陳雲心主政

昔年過通海幸接道顏殊愜素望惜匆匆言別不能久侍左右然清標偉度至今猶在心目間也善再入滇陽獲通故舊追思往事若隔前生祇緣行世之多愆以致謗議之徧適居家數載唯是省愆惹釁招尤其責在我不意不虞之譽遂起於多方而求全之毀竟白於同志此豈薄德之所致哉亦滇中諸縉紳先生推轂之力也初至此中即宜修候惜以冗奪抱歉至今前陽生紹繆生守之來詢知動履迪吉未始不爲故人慰悅令郎來得所惠書開函捧讀備極情款不才淺陋何足以勞賢者之知而八年前執手之言宛焉如昨門下久要之義篤矣何以仰答高誼哉簡

野南叢書卷四  
四十一  
末引云期望太過此非不才所能及然門下以君子相勉陳義甚高此當敬承而仰體之者也感刻感刻謹此附謝德音不備

寄施華江憲僉

昨過廬陵深沐厚愛朋友之交敦倫重義如我公者世有幾人每一念及實切刻感至於立談之間罄竭底裏使善得聞所未聞高光明大之度固善之所為心服而不忘者也公高識備度如神龍變化應迹無常故或為和風或為甘雨或為烈日或為嚴霜用情雖殊炯炯自在而善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似足以博知者之一笑然朋友之交苟可以願忠一二者或亦古人之所不廢也唯台慈炤原不罪其愚而時賜指教焉幸甚幸甚

奉寄高中玄閣老

職以庸才誤蒙任使自惟綿力不任驅馳蒞任以來夙夜祇懼勉圖盡瘁仰咨

明朝豈知福過災生嘗苦多病年幾六十精力已衰萬里孤身形影相吊瞻馬東顧田園將蕪中夜興思職業難曠不於此時明去就之義而貪戀不止恐非所以遠耻辱而保全身名也已於八月初一日謝事

聖南苑續卷八  
四十一  
在衙服藥調攝謹具本

奏聞願乞骸骨伏望憐念下情乞賜  
題復使得早歸田里職無任期懇之至

奉勅虞坡太宰

職蒙鈞臺吹枯嘘生拔之擯棄理常誓竭勞鈍報答  
清朝此固臣子願忠之心而亦所以報鈞臺知己之  
遇也豈意福過災生爰病爲累自隆慶己巳至此忽  
忽二年漸無寸補萬里孤身白年強半徒爲形役况  
又病纏若復貪位慕祿溺而不止竊恐非古人止足  
之道也謹差人具

奏願乞骸骨鈞臺如會高中翁望賜玉成使得早還  
鄉土則始終造就大恩真與生之者等矣無任禱懇  
之至

寄高南宇詹事

此中六月間聞有內召之命懸知海內正士當動色  
相賀武林山水凝聚百餘年而鍾於門下一人門下  
又培蒼貞固爲時羽儀卽今朝野仰其令名善頌敬  
如著蔡則豈直武林山水之祥抑

聖朝得人之盛也不敢佞昨六月間家下有書至云  
去冬水簾兄過杭云昔年楊虞翁以浙中人材咨詢

蒙門下推轂其力知己之愛何以爲報善於三年六月至此冀圖畫瘁報答

明朝但萬里孤身百年強半徒爲形役况以病纏不於此時明去就之義而碌碌終年非所謂知止知足也謹具疏

奏聞願乞骸骨門下會中翁望賜一言使得早還田里則知己之愛始終成全古人所謂青雲之交者庶其在此惟台慈炤渥

復劉虛湖正郎

承翁肝膈之教理當敬聽善居此坐堂一日自有一

日之事儿近遠官屬雜揉民夷自信有紀綱聯屬之責至於枉抑不能伸者皆以身任之使之觀青天而見白日夫以身係滇雲之望如此而幡然求退誠所不忍然聞古之君子欲以拯民之急亦先自重其身善勇於求退情有不容已者前年遠來惟携村僕二人小童二人萬里孤身形影相弔一宜去田園荒蕪無人料理二宜去每坐堂一日向晚散衙神疲氣竭倦勤特甚三宜去年幾六十世情粗知名利無心前進不願形非稿木心同死灰四宜去明公真以可畱之道善哀念民庶亦有眷戀之心但審已量力亦宜

求所以自全之術若汲汲爲人往而不返亦與溺而  
不止者同也明公愛我厚我聞此衷素或亦爲之肯  
首據案陳情不盡欲言

再復劉虛湖

承諭朝居久則思山山居久則思朝見教及此所以  
愛念不才爲之計慮者深矣實切感激竊以爲告朝  
思山居山思朝此隨世碌上流浪生死者也若鍾鳴  
漏盡奄然長逝與草木同朽腐矣古詩云王侯與蠅  
蟻同盡隨丘墟是也不才中年聞道知愧迷途及今  
五十八歲矣懵然故吾全無長益固放天德王道原

非兩截修己愛民不是二心豈忍恚然自愛耳守一  
節但今浮沉苦海不早回頭泛泛揚舟何日是了不  
才終日惕然深思或浩然永歎者誠慮夫蒲柳之質  
易衰桑榆之景易邁苟於自己身分未有着落恐一  
旦身先胡露不免與草木而同腐此所以願一往而  
遂志望三經以歸來也所云居山思朝自信無此意  
念承惠德音敢布情素容行時扣謝

復吳初泉太常

前承惠教皆正誼明道之言愛君憂國之論僕非泉  
石膏盲豈忍自耳肥遯嘗聞君子之用世自度其才

力之可爲者爲之而不強其所不能故或股肱王朝  
或揚威境外名垂竹帛功載旂常斯豈非人臣希濶  
之遇然才與時合此猶鴻毛遇順風誠得其便也僕  
受

聖朝湛恩官階二品又收之擯棄晉位方伯誠願自  
靖自獻以效狗馬之力念蠢愚不堪時用朴拙難以  
通方安分退休亦其自量此時束身歸田耳心終老  
棲遲衡門幸得自由苟優游歲月再進一階致身許  
國固其夙心任大責艱綿力難勝此所以籌之再三  
慮慎而動非敢以去爲潔也又况年幾六十后日無

憂撫鑑形老態悉見每早洗沐髮不勝梳靜夜深思  
擊節長歎人非金石苟一旦不諧四大不收將此幻  
身着落何處洪鈞賦予幸而爲人耳與螻蟻隨盡耶  
吾所以決意歸來者其意在此吾丈若悉鄙意則自  
已性命十分要緊外面受用俱是空華目前好男好  
女到底一空西河之變終歸何有烏至五內焚煎釀  
成背疽耶吾丈聰明沉實畢竟洞沒世情所以處順  
易處逆難也會期不遠晤言有期先此申謝不備

寄宋桐岡給舍

去年五月有巡檢王存書回絳曾具荒啓新刻奉投

記室不知曾到否聞晉位青瑣高才雅望甚愜士心  
每想建白俱爲國忠謀迥出近時章疏之右此誠足  
以爲武林山川之光矣不才於三年六月至此荷  
聖朝起用大恩力畱補報但思萬里孤身百半強半  
徒爲形役况以病纏今具本乞休歸家調攝便中會  
當塗諸公幸賜玉成使得早歸田里豈勝感刻臨書  
不盡欲言

寄張鶴樓中丞

五月初曾知縣俾行曾具小啓諒已入覽近見邸報  
知入典兵樞此誠同道之慶海內賢傑彈冠相慶者

不知其幾也但凌陽山未得卽來恐江南滇不免候  
代德星暫住一日則楚民受一日之賜也滇中武舉  
官生因去京甚遠假借脚力本司委以順解金銀五  
月二十八日行至呂堰驛不幸失盜詳具公移中萬  
望垂念善三年之夏携老僕二人村童二人冒暑至  
此倏逾二年慚無寸補旅人無賴倦鳥思還去冬今  
春累投牒兩臺願告休致因司中一時乏人有懷不  
遂今七月一日幸右使已到遲至月終當遣人入京  
陳乞矣蓋鈍拙之人無用於時自宜安分求退耳恃  
愛僭及知不見罪

寄陳錦江給舍

居家時嘗聞楊思悅道門下之為人惜未能一登子  
奇之堂奉賢者之教至今為歎昨聞榮遷給舍此不  
但為鄉邦稱賀而深喜

朝廷言路有人每觀諫章高論竑議卓然前輩風度  
敬服敬服昨大理史太府應朝回云及永新之政至  
今為烈夫昔為賢令尹今為名諫官即所樹立已章  
章著見若此言念大雅若不克見不識何日得覩光  
儀聆道論也不才於三年六月至滇忽忽三年慚無  
寸補况以病纏兼之萬里孤踪百年強半是以浩然

懷歸願乞骸骨今專人具奏若念此朴拙加意玉成  
此固同鄉德義之愛也感刻之私當終身佩之不盡

寄沈純菴中舍

已巳春於廣信道中奉瞻道範倏逾三年遠人僻居  
邊徼未遑脩候抱歎殊甚門下清才雅望久播士林  
即今大拜青瑣為

天子耳目之臣誠為

清朝得人賀善歷官三十載年過半百鼓舞已倦精  
力向衰今差人具

奏願告休致同鄉諸君子會當路時一玉成之豈勝



感激

復揚思說

此月二十三日得婿正月寄來書中間陳義甚高非不才薄德所能至謂仕貴及時功宜濟世此是士人出處關鍵但予年五十有八矣夫古稀止十二年耳日月如梭光陰易邁若論自家安身立命之計入山唯恐不深閉關惟恐不固尚可言及時之仕如眼前流輩者耶若云功宜濟世吾婿就書今中論說豈非止論自古明君賢相相聚一堂孜孜求治念念安民以彼其時感情圖報則濟世事業就各才力亦可敷

施予受

朝廷洪恩晉位方伯已爲殊遇豈忍自愛其身賁於丘園耶古人有言功不得背時而獨立吾婿讀書破萬卷豈不通時務耶卽海內賢傑不做遠引若林平泉萬履菴方雙江此非果於忘世者蓋知難而退雖身在江湖懸知憂世之志固耿耿不磨也予平日讀書學道與三君子氣誼相合故不能隨時苟祿爲妻子積俸錢耳原非探當軸意向決吾生進退也此月二十五日走京承差回知有新命爲臣子者義當敬承今擇四月初二日履任風便

布其區區不盡

寄鄒東泉京兆

自翁北上途中寄聲每京師人回及榮歸梓里發人  
回滇凡所惠書一一領訖縷縷教言如同面命每欲  
修候少悉濶悵因無便鴻時勤夢想善昔侍左右如  
親長兄意氣孚洽籊然一家言行政事皆可觀法朝  
夕怡怡蓋相忘於邈徼萬里之外矣豈知嘉會不常  
萍聚難久翁旣云邁弟實踽踽每坐經濟堂言念德  
音思其居處此心忡忡如有所失緣此意興不樂遂  
動專鱸之思庚午十月投牒巡臺辛未二月三月兩

乞撫院不視事者月餘竟難如願四月按院南臨麒  
山公勸以少待前此道駕雖行有朱約所時與晤言  
約所去後有羅麒山繼之班行生色五月間麒山又  
行舊時衣冠無一在目歸念旣動簪紱自輕八月間  
投牒附臺乞其題

請九月望善具本差人北上此月初八日奉

旨准允致仕始得釋此重負矣善繼大賢之後謹守  
約束無所變更因知印李通暢犯事知土官襲職之  
多賕因提舉錢應隆條陳知鹽場竈戶之極累因六  
衛收放之弊訪知府倉積弊之更多因昆陽州支銷

告言歷舉原議之未盡今土官承襲吏房不得弄權  
黑白五井利害俱為興革府倉之弊在上而不在下  
已為拔本塞源支銷之法宜寬而不宜窄不出高明  
預料謹將各項書冊奉覽此皆平日所聞大教而效  
其不議者也苟非竊祿三載無繇知利弊之詳翁念  
切民瘼心存濟世弁州在望時勞佇思用此代候武  
定城工仰藉指麾於四年十二月畢功碑記二幅附  
上請教建置始末非善無繇知故紀載之任不能辭  
也

### 寄湖廣提學姚禹門

石憲僉來辱惠手教深荷不遺夫十九年之相濶東  
西南北之萍泛而門下特賜記存無異促膝鄙人之  
受賜多矣雖然善未得奉候左右然每閱邸報見門  
下進一階則私心甚喜以此見同德相信彼此同之  
也善邇來歸思甚濃於去年十月今年二月三月屢  
投牒兩院有志未就三月二十五日又聞轉官之命  
勉強就職然倦鳥思還恐不能久縈世網也來教有  
云亨衢在前衰年老夫恐不到此非敢為佞麻城周  
生弘論者徐鳳竹昔年曾取批首持其文並誇於人  
獨善內不自愜以其才美學博而不入時格也去年

黔陽叢書卷四  
五十一  
決其不能入選此等才俊須藉門下大冶一鼓鑄之  
然後可變爲良金不然恐終不適於用也善每欲致  
一書與周君道其區區之誠惜無便羽今得門下一  
點化之固周君之幸善比來積念賴此獲伸又至快  
也何幸何幸新刻四幅奉覽

寄九江兵憲張敬齋

遠教以來倏已十八閱月矣我公壯年雅望爲國輝  
光乘時建功亦是奇會如善衰年暮景不能早自引  
決而栖栖於萬里之外何爲者耶靜言思之悼悔無  
及去年十月曾投牒按院今年二月三月兩告撫院

願告歸休不蒙俞允至二月十七日有左轄之轉強  
勉就職然歸念旣動自不可遏非敢薄世榮也大抵  
居今之時株守朴拙碌碌終年徒爲妻子守俸錢耳  
非所願也山林日長儘有事業故汲汲求去耳日下  
謝病靜攝擬六月初遣人北上爲決去計風便附候  
自公行后屢承教言推與過望非薄劣所能當然努  
力自愛不負明教此或可以自信者軒車過杭晤言  
有日當卒業教下以償夙願蔡念所公昔年司理嘉  
興曾一請教比至貴陽風裁屹然真近時賢柱史也  
公鑑識精明此必在物色中矣此行善雖未獲面會

而致諭惓惓便間幸為善一伸謝

寄鄒鶴山大叅

與公相違將兩改歲矣軒車自滇抵饒自饒抵蜀又將一歲矣咄咄老夫猶尔株守於此昔時在行萍散殆盡今日衣冠又是一時撫景懷人惟青霄步月而已去年十月今年二月三月屢告乞休惜韁鎖拘牽不得自在昨於八月一日謝事在衙兩院知其意決幸不相逆九月十五日方具本遣人北上區區此念麒山能信諒也來書云法家拂士森然在望士途值此多費處分吾輩所自盡者奉法循理而已至於或有窒礙須從容寬裕以處之又是非毀譽付之於天然則何為而不樂也高才明智遊刃有餘盤根錯節所向皆利冗劇如端州紛紜如永昌此等境界既已閱歷懸知日中無全牛也守端牘略久欲撰次數言以表良工苦心自去年八月署印以來無暇把筆每接來教誠負此心日下稍閒幸得成稿然未足以抒寫大雅萬一也若欲重刊其於執政諸書及治郡末節并批詳無關係者幸加交削蓋使賢者識其大則小者固可畧也

寄羅麒山大叅

善處此遐方見聞無輔幸公至止凡事請教受益弘多此非面從出自心腑今一旦捨善而去質疑辯難屬之何人所以勝一日而九回淚如霰而雙下也公固行矣善何能留十七日即謝事在衙調息旬日越此則投牒求去遷延六月中或是束裝之日也十七日午間接阮沙城書云閣部有相知者幸勿萌他意善處无妄之地躬无妄之行而欲徼无妄之福於无妄之人此常理之所未聞夢想之所未及也從吾所好以自安義命云爾見沙城公幸爲善伸謝

寄阮沙城都憲

有自貴陽來者聞安賊悔罪畏威軍門諸所經畧俱以就緒無任歡慰此月十七日使者至滇蒙遠惠賀儀恭承華劄教誨備至自惟淺薄何以當此善欲去之志麒山不久當得達之左右念朴拙孤踪自宜退遜况年幾六十精力已衰此去古稀光陰有限不於此稍安止足之戒養壽命之源而碌碌風塵往而不返非所以保終性命而全歸之也別啓所示感刻無涯善聞之黃流不注瓦缶今豈能叨無妄之福哉麒山公十六日行善於十七日即謝病在衙擬此月終投牒至六月望後即束裝行矣恃在知愛敢以此告

請教在卽諸侯而陳寄蔡念所察院書幸爲轉致

寄謝松屏憲長

奉遣尊教倏逾四年憲節蒞止禮當恭候緣僻居邊  
徼無繇知時日之詳又無便羽附敬抱歉歉善以  
隆慶三年閏六月至此越二月經再閏矣誠如匏繫  
苦欲乞休昨九月差人齎本北上未知得遂其私否  
由勦廬重辱枉顧實荷光被公言念舊實留情繾綣  
感刻何極善昨在粵時因府縣繫囚頗多瘦死不少  
每十日放告卽准二十紙連人卷送司躬爲審發自  
以爲得盡此心不久卽聞滇南之報矣善固憮然民

亦失望省下府縣獄囚甚多雖羈候所收繫亦無隙  
地每至三四五月疫發穢氣逼人病者枕籍死者日  
不絕也望擇委三司賢能首領或僻縣賢能知縣每  
半月至杭州府仁錢二縣及羈候所審理一次其可  
處者卽爲審處可放者卽時釋放如此則人鮮積聚  
穢氣不生此法一行可以生百十窮命而使數百家  
無失業之憂知公寬仁博大故敢以此言告毋日坐  
堂決獄雖於吾身實勞而窮民無告實受其益也唯  
高明垂念

寄朱約所僕卿

自公行後班行中失一良友五月間麒山公又行真是離索善思歸頗濃况又舊遊俱盡日望解組兩院欸留以爲陞擢在邇然此中信息善自知之不萌意外之望至八月朔日謝事在衙九月望遣人齎本北上至此月初八日京中人回始得奉

旨致仕在告中心緒稍閑而公所遺建造申文常在几案每一披閱竊自念曰南山與公有盛美而不傳斯亦友生之責也不揣淺陋撰成記文一首付史太守刻石五雲書院公遺澤在人百世不磨何藉於此不有金石難垂久遠故盡其愚云耳此舉原無授簡

之人念道駕行時逆推其不言之意而又思南山風韻不可使其無聞也幸爾草就不負此心若非竊祿之久不及爲此非弔載筆則孰有任是役者豈二公德政必有待而後傳耶別後一年此中大務略已幹辦於軍民覺有分毫之益由是知久任之效如此但倦鳥思還每誦歸去來辭浩乎其不可留耳記文附上請教臨安任守曾假拙集抄錄不意卽付梓人此在二月終可完工十三日至汧海辭代巡造五雲書院至後堂見二公遺像肅清高士民所以不忘如此於乎盛矣



寄楊蓉江主政

久不奉書每切懷歎善遠在萬里外每念大雅即如在粵臬對面時也昔居粵中聞郡縣諸君子皆有絕倫之才負當世之譽然自論篤君子觀之則行後不滿於人者甚多即今公論已定天道昭昭此亦足以爲盜虛名者之戒矣如門下純心實政又何疵隙之可議也往三十五年備員惠潮守道張懷沙爲番禺令至戊午年入

賀而懷沙已補刑曹主政矣懷沙執故吏禮甚恭頗心許之今雲南藩司入

賀乃羅麒山公也門下昔年辱知最深不久相會望執禮不變此厚道也麒山公閱歷數載其意氣又與在粵時不同會時當自知之善居官日久年力已衰今具

奏乞休脫徒人間事矣謹此附候不悉